

学贯中西惊世奇才

惊世奇才

学贯中西

辜鸿铭传

姜克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 惊世奇才 学贯中西

辜鸿铭传



姜克◎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**学贯中西 惊世奇才—辜鸿铭传**

**姜 克 著**

---

责任编辑:鲁书潮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 政 编 码:230063

发 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合肥铁四局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1/32

印 张:8.125

字 数:170,000

版 次:1997 年 11 月新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597-4/I · 1484

定 价:8.60 元

---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出 版 者 言

中国历代杰出人物，大都才情兼备，风骨别具，但命运坎坷，生活蹉跎又是他们共同的不幸，探究他们的生平事迹，无疑可做为现代人生活的借鉴。

在今天，每个人都热切地向往着不凡与成功，其实，人生的价值在于“真我”的追寻与实践之中，精神的不羁与奔放，才是人生的境界。透过这些杰出人物的传记，沿着他们的生活足迹，让我们一起去发现人生的价值与真谛吧。

# 1

清咸丰三年(1857年)的一天，南洋马来亚的槟榔屿的牛汝莪橡胶园里，一位脑后蓄着长辫的中国男人在走廊上情绪激动地来回走动，不时将耳朵贴在靠走廊住房的窗上倾听。窗子是紧闭着的，窗帘遮得严严实实，但依然可以清楚地听见里面忙乱的脚步声、女人生产时痛苦的嘶叫声。

走廊上的那位中国人叫辜紫云，是橡胶园的司理。房里即将临盆的女人是他的妻子。妻子是葡萄牙人。在走廊上呷着咖啡的橡胶园主、英国人布朗，看见辜紫云紧攥双拳，仿佛在替妻子攒劲的模样，便在辜紫云的背上轻轻拍了拍，示意他坐下来耐心等候。突然，房门被猛地推开，走廊上啄食的鸟惊飞了，一位当地女佣满脸喜气朝辜紫云喊：

“生了。男孩、是个男孩！”

女佣话音未落，房内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。哭得很雄壮，似乎是验证女佣的话。

布朗在辜紫云因为兴奋而剧烈起伏的胸前划了个十

字，尔后，双眼合上，面朝金色阳光下那一望无垠的橡胶园，喃喃道：“我仁慈的主啊，请赐福给这位善良的人吧，还有他的儿子……”辜紫云不等布道完毕，早已三步二步窜进房内，他甚至来不及问候床上大汗淋漓、如释负重的洋妻，就抱起在抽泣的儿子，打量着他，满是茧花的手抚摸他的嫩脸蛋，嘴里说着汉语：“菩萨保佑你，我的儿子！”

这个刚来到世界上的小生命，便是日后名噪中外的人物——辜鸿铭！

辜鸿铭成人后，不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有人问起他是哪方人氏，他就自豪地甩着脑后的辫子，脱口而答：

“中国人！”

但若要问他生于中国何地，他那股自豪劲云消雾散，但会照实说是出生在马来亚的槟榔屿。这毫不稀奇，按照中国人的习惯：一个人说自己的祖籍，一定是祖上的原籍，但祖上的原籍，往往不一定就是自己的出生所在地。而辜鸿铭与一般中国人有所区别就在于：一般中国人无论祖籍与自己的出生地不一致，但都跳不出中国这块土地；辜鸿铭祖籍中国，却生于外国。事实上，辜鸿铭的家世需追溯他曾祖父那一辈。

辜鸿铭的祖先，是自福建移至马来半岛吉打州瓜拉乌德的，何年何月不详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们是马来最古老的华侨之一，而且旅居的时间比英国人要早的多。

关于中国人最初到达马来的经过，《马来纪年》一书上曾有一段自说自话式的记载，既幼稚又有趣。据说，当时称

霸南洋的印度国王拉惹苏拉执政时期，威镇东西各国。拉惹苏拉不但要这些国家向他朝贡，连这些国家的军队也要听他的调遣。但令拉惹苏拉大为不满的是，唯有中国不理会他这一套。于是，拉惹苏拉发号施令，集结东西各国一百二十余万大军向中国挺进。大军沿孟加拉湾南下经南洋群岛，真可谓所到之处望风披靡，槟榔屿、新加坡被连连攻克，滚滚大军眼看要逆南海水域直逼中国领土了。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皇帝的耳朵里，一百二十余万装备优良、来势汹汹的大军让中国皇帝心惊胆寒，万分恐慌。他连忙将文武大臣召进殿来，商议抵御外来之敌的对策。

岂知众文武大臣并不像皇帝那般胆惧。英勇善战的武将们主张给外来之敌予以迎头痛击，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但仁慈心善的皇帝否定了武将们的作战方案，说：“战争是最野蛮的下下策，寡人不忍心看见黎民百姓受战争之祸，不知诸位中还有什么上策？”

半晌，文武大臣们谁都没有吭气。因为想来想去，如果不派兵抵抗，对这一百二十余万入侵大敌，还有什么更好的妙计？难道能让众多敌军不打自退？忽地，见人群中走出一位大臣来，向皇帝咬了咬耳朵。皇帝一面听一面连连点头称赞：“好主意”，并把这主意说给众臣听。大家也觉得这计策够绝的。

于是，皇帝让这位献计的大臣亲自去完成任务。大臣准备了一艘大船，并且在船上种了数株大树，载了些白发苍苍、老态龙钟、牙齿脱落的老者，和许多生了锈的铁针。一切

备齐后，大船便向新加坡方向驶去。再说拉惹苏拉国王在新加坡歇足了脚，备齐了粮草，准备向中国挺进时，突然听说手下发现了一艘来自中国的大船。不由分说，国王让人将中国船的船长抓来。殊不知，这乔装成船长的就是那位献策的大臣。拉惹苏拉问大臣从新加坡到中国的路程究竟有多远。大臣答：

“从新加坡到中国到底有多远，我实在说不清楚。不过，我们从中国启程时还都是少年，但此刻抵达新加坡这里时，我们这些船员都已经老的牙齿脱落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。还有船上的这几株大树，记得还是我临启碇时下的种子，如今已经树大数围。至于这些生锈的铁针，原是船上的铁杵，现在竟腐烂锈蚀到这种程度。国王从我们航行的时间上推算，便不难得知由新加坡到中国的距离了。哎，我们这辈子说什么也回不到自己的国土上了，要死在异土了。”

拉惹苏拉听罢，不禁大吃一惊，他再朝那艘船上望去，果然，船上都坐着些腰弓背驼的老者们以及那几株苍老的树、生锈的铁针。他心中暗自盘算，像自己这把年纪，恐怕连到中国一半的路途也走不到。于是，他当天就下令班师回印度了。

印度人回去了，而这些随船来的部分中国水手没有随船返回中国，便在新加坡居住下来，成了南洋最早的华侨。

辜鸿铭的祖上，在马来半岛一直以捕鱼为主，默默无闻地生活着。一直到辜鸿铭的曾祖父辜礼欢这一辈，终于算是混出了世面，为辜家揭开了辉煌的一页。清乾隆四十年

(1780年)七月十八日这天,英国船长赖特指挥的东印度公司先遣队,首次驶进槟榔屿。槟榔屿位于马来半岛西海岸海洋之中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处,长十五里,宽八里,除了当地人,还有少数华人和印度人。而居住在吉打州拉乌德的辜礼欢一得知英国人在槟榔屿登陆的消息,就在第二天,便从相距甚远的吉打州赶来,随他来的还有两名印度基督徒。

辜礼欢给赖特的见面礼是一张渔网,以示“欢迎”、“友好”之意。这赖特乍来初到,人生地不熟,正是一筹莫展时,就见人前来迎接,自是乐不可支地收下辜礼欢的礼物。赖特没在槟榔屿睡上几宿,就率人乘船返回英国了。辜礼欢万万没有料到的是,他的那张极为普通的渔网,却为辜氏家族奠定了发达的基础。二十多天后,即旧历八月十一日,赖特又重返槟榔屿。

这位英国船长不再有二十多天前那种举目无友的感觉了。登上槟榔屿后的头一桩事,他便将辜礼欢从吉打州找来。赖特决定让这位有见识、有外交头脑的中国渔民协助他开发槟榔屿,并把槟榔屿改名为“威尔斯王子岛”,纳入东半球英属殖民地版图之内。赖特为使统治行之有效,1787年,他在岛上建立了小政府。小政府负责该岛行政工作,首脑取名“甲必丹”。经过慎重考虑,赖特觉得,首任“甲必丹”由辜礼欢担任是合适的人选。1787年5月7日,赖特在致印度孟加拉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说:“在威尔斯王子岛,本人今已委任最可尊敬之华人辜礼欢为首领。”因为赖特看到这样一个事实,在英国人未来到之前,辜礼欢早已是吉打州至槟

榔屿一带受人拥戴的领袖了。

所谓“甲必丹”，英文名为“captain”，是荷兰人惯称的“首领”制度的称谓，其含意乃指一个民族、部落的领袖、头目的意思，和中国唐朝广州、海外诸地中国人聚居地设的“蕃长”名目相同，也即美洲印第安人之部落的“酋长”。

捕鱼出身的辜礼欢得以重任之后，收起渔具，改弦更张，经由政治之途发展他经商的长才。清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年），亦即辜礼欢担任槟榔屿“甲必丹”的第三年，辜礼欢在赖特的鼎力相助下，从东印度开发公司获得一笔极为可观的贷款，由苏门答腊北端盛产香料的亚齐，首次输入胡椒种籽，在槟榔屿开辟胡椒园，因而致富。与此同时，他又投标获得承包两处市镇的酒税。到了18世纪初，丰产的胡椒园已为辜礼欢带来了大笔财富，加之英国人对他的敬重礼遇，辜礼欢的事业和名望飞黄腾达，达到了顶峰时期。他身兼数职，连原本清一色英国人的威尔斯王子岛公路委员会，也因辜礼欢的名望与财富，而将他选进委员会，成为唯一的非英籍委员，跻身于权势显赫的绅士名流榜之内。

清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，辜礼欢撒手人寰，遗下八子三女去世。他这一生苦心经营留下的财富和地位，使他的子女们在政坛和商场上得以顺利地崭露头脚。

例如辜国材，在清嘉庆二十三年（1819年）正月二十八日，随英国人、东印度公司要员莱佛士爵士率领的船队登陆新加坡，会晤当地的天猛公，亦即现今柔佛苏丹的祖先。莱佛士用三千元的年金，换取天猛公允许英国人留居岛上开

设工厂，以及不再允许其他国家移民、或与之发生任何关系的承诺。在莱佛士抵达之前的新加坡，数百年间，只有少数渔民居住，尚且还是海盗的渊薮。旧历二月六日，莱佛士率领东印度公司的六艘舰驶进新加坡，正式在海滨竖立一根旗杆，挂上英国国旗。同船而来的辜国材是莱佛士的得力助手，在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大展才智，开辟草莱、大兴建设，使新加坡在短短半年内成为繁荣的自由商港，由原先渔民、海盗总人口不过二百人的人口数激增至一万以上，而且第二年的贸易额压倒荷兰人经营多年的马六甲商港。辜国材成为来新加坡最早的中国人，在辜礼欢众多子女中，可谓承袭其父政治、外交头脑最多，运用最成功的一位。

又如辜安平，自幼被辜礼欢送回中国读书，曾经中过进士。之后在林则徐部下为官，后调赴台湾供职，并从此定居于台湾。他的子孙少数留在大陆外，其余皆随他同往台湾。他的一个孙子辜显荣，在台湾从商，事业发达，社会地位亦高。台湾 1895 年割让于日本，辜显荣在日本政权底下，声誉极高，终因服务有功，被日本封为贵族。

辜龙池亦是辜礼欢的儿子，即是辜鸿铭的祖父。辜龙池在吉打州政府里任公职，工作成绩相当优异，于地方建设卓著功勋。辜龙池之子辜紫云——辜鸿铭的父亲，则担任槟榔屿一个名为牛汝莪橡胶园的司理。他为人忠厚勤勉，诚恳负责，深得橡胶园主英国人布朗的信任。布朗和辜紫云两家关系非常密切。由于辜紫云的妻子是西洋人，他们所生下的孩子都较当地儿童高大、漂亮，加上营养丰盛、养尊处优，自然

一个个是细皮嫩肉。辜鸿铭在这些孩子中更是出类拔萃。时值布朗夫妇膝下无子，便将辜紫云的次子辜汤生（汤生才是辜鸿铭的名，鸿铭是他长大后自取的字）收为养子。在辜鸿铭十岁那年，布朗决定将牛汝莪橡胶园交给辜紫云代为经营，举家返回苏格兰老家，这当中自然也包括辜鸿铭。

离启程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聪明过人的辜鸿铭虽仅十岁，却能看出父亲对他的离别之情。对辜紫云来说，儿子被布朗收为养子，但毕竟生活在自己的身边，无异样的感受。现在要远离家门，不知要到何年才能返回，心头自然别有一番离情。在一个礼拜日，父亲特意腾出半天时间，带着儿子游览马六甲升旗山。

升旗山二千五百英尺高，云雾缭绕。站在半山腰，便可眺到远处海洋与岛屿的影子。

辜紫云一只手牵着儿子，一只手向远处指点说：“孩子，从这么高的山上，你再好好看看你生长的地方吧。”

孩子毕竟是孩子。辜鸿铭幼稚地说。

“爹，英国是不是有比这里更多的岛、更高的山、更大更大的橡胶园、更甜更香的巧克力糖呢？”

父亲抚摸着儿子的头发，开怀笑着说：“你说得对。那里应有尽有。最壮丽的建筑、最先进的科学、艺术造就最繁华的城市。你一旦到了那里，半个地球便伏在你的脚下。”

儿子看见父亲笑了，心里好舒坦，高兴地说，

“真要是这样，我不再因为舍不得离开你们而不想去英国了。”

山上风好大。风里夹着阵阵寒气。辜紫云恐怕冻着儿子，影响启程，便带着儿子下山，去逛青云亭。

青云亭是槟城历史最古老的佛寺。规模虽不庞大，可古香古色的建筑、缭绕不断的青烟给人油然生出顶礼膜拜之情。神殿上，供奉着两位中国明代文士的塑像，传说是明朝末年逃亡来到南洋的遗民子孙。

辜紫云跪下双膝，朝塑像拜了三拜，尔后起身对儿子感情深触地教诲说，

“孩子，不论你的周围是英国人、德国人、还是法国人，你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！”

“噢。”辜鸿铭似懂非懂地、顺从地点点头<sup>(1)</sup>。

启程的日子终于来到了。

启程的前一天晚上，布朗专门请人烧了一桌丰盛大餐，将辜紫云全家和几位槟榔屿的头面人物请到自己家中。

高朋满座的时候，布朗在大家的酒杯里斟满了珍藏多年的葡萄酒，然后举起杯子，朝辜紫云夫妇道：“你们的汤生交给我，尽可以放宽心。我把他带到英国，他可以学到橡胶园里学不到的知识，见识到槟榔屿见不到的东西。将来学成之后，我再把他送还给你们。”

布朗的一席话令辜紫云非常感激，他眼角有些湿了，举杯的手有点抖，说：

“尊敬的布朗先生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我们全家的照顾，

(1) 见桑柔的《辜鸿铭的幽默》。

已经让我们无法回报了，现在又要刻意培养我的儿子。汤生跟着你，我一百个放心。唯独使我不能安心的是，我恐怕孩子太笨，辜负了你的一片厚望。”

布朗连连摇头，否认说：

“在来到这个橡胶园之前，我做买卖走遍世界各国，到处留心找一个聪明的小孩，也没找着。我失望了。但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从你这里找到了。他是我理想中的孩子。他的聪明是普通孩子所不及的。你应该为有这样一个好孩子而自豪。来，干杯！”

在另一间房里和其他孩子一道吃饭的辜鸿铭，离开桌子，从门缝里看着父亲仁慈的背影，想起自己明天就真的要离开这个家。心中呢喃说：

“再见了，爹！”

十岁的辜鸿铭绝对想不到，许多年后他从英国返回后，辜紫云已经作古了。

## 2

辜鸿铭随同布朗夫妇远涉重洋，抵达布朗的老家苏格兰。稍事休息后，布朗便开始为养子的学业做了周密、细致的安排。布朗为辜鸿铭制订了一个严谨的课程表：上午教数学，下午教物理、化学<sup>①</sup>。

布朗购置了必备的教学仪器和设备，在家中腾出一间宽敞的房子，专门辟为试验室，使辜鸿铭既能学习理论，又能作试验。授课的老师是布朗的一位老友，吃、住在布朗家，同中国学生朝夕相处。

学识渊博、卓有远见的布朗认为，要使养子将来有所作为，首先须攻克语言关。通贯世界各国科学、经济、文化，英文、德文、拉丁文、希腊文、法文都是当今世界极为流行的语言。

做为母亲是西洋人的辜鸿铭，英文水平已有了相当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见兆文钧先生的《辜鸿铭对我讲述的往事》

基础，况且又身处苏格兰，不愁学不成英文。布朗决定由自己亲自执教德文。

布朗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。在教授德文字母的那天，他拿出一本书对辜鸿铭说：

“我们西方有神人，没有圣人。神人生而知之，圣人学而知之。只有歌德是文圣，毛奇是武圣。这本书就是歌德的名著——《浮士德》。要想把德文学到手，非把这本书背熟不成。我说一句，你背一句，试试。”

说罢，布朗指手划脚地说了一句，停顿，等着学生。辜鸿铭马上也学他的姿态，边表演边说。布朗听他说完，说：“好了！”他一连又说了几句。辜鸿铭跟着模仿动作和发音。最后，师生俩人都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

布朗说：“好得很，我们往后就这样学下去。”

辜鸿铭说：“我听不懂你说的话呀！”

布朗说：“没关系。只求你说得熟，不求你听得懂。听得懂再背，心就乱了，背不熟了。等你把这本书背得用你们中国一句话——倒背如流——那样熟，我再讲给听。”

半年后的一天，辜鸿铭对布朗说：

“《浮士德》我背得够熟了，给我讲讲吧。”

布朗严肃地说：“够熟不成，越熟越好。经过半年或一年后，我再给你讲。越晚讲，了解越深。经典著作与一般著作不同，一般著作谁都能一看就懂，经典著作就不一样。何况你的德国语言，文学基础还不够用。现在，你先学英国的文、史、哲学及社会学。将来，我计划你在德国学科学。学成之

后，送你回中国。你再把中国的经典著作，背得熟熟的。然后，将中国学术思想与欧洲学术思想，融会贯通，得出正确的结论，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。要知道，现在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在变成野蛮国家。他们仗恃轮船、火车、枪炮，杀人放火，疯狂侵略别的国家。最惨的是非洲的黑人，成千上万地被抓走，当作奴隶卖给美国。美洲的红种人，快被杀光，灭种了！我有你的聪明，甘愿做一个学者，拯救人类，做一个百万富翁，造福自己。让我告诉你，现在，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，但是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学者都想学习中国。我希望你学通中西，就是为了教你担起强化中国，教化欧洲和美洲的重任！”

布朗的这番话，在年幼的辜鸿铭听来：涩悔、深奥，但却深深嵌进在大脑里了。随着他的成长和阅历的增长，他逐渐领悟了。

一年后，布朗终于开始为如饥似渴的辜鸿铭讲《浮士德》。每晚从8点讲到9点半，讲了三个月才全部讲完。讲解时，布朗时而用德语、时而用英语讲，谈笑风生，非常有趣。

最后，布朗问学生：“你学了《浮士德》，有什么感想？”

学生沉思片刻，说：

“我的思想由简单转入复杂，由浮浅转入渊深，科学知识是物质世界变化的规律，越研究、越细密，越清楚。文学的知识是精神世界的变化动态，越研究、越渺茫，越糊涂。我看浮士德这个人，不是什么好人，上帝不应派天使救他。”